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諸侯爲會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左氏先書以爲名三字後記請賞二字則戌之舉爲利名耳人品可見若使子產叔向爲此事更有大可觀處○彭士望曰此合縱之祖既結内寵又資外援奸人魁傑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杜知兵不得久弭必將許之弗許

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此與富公論口食免朝意畧同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晉卿最先至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杜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仲尼使舉是禮也杜舉記錄之也以爲多文辭杜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因宴享之會展賓主之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杜文子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

武至。【杜】武命盈追已故言從後武遣盈如楚 丙辰。邾悼公至。【杜】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杜】時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杜】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以秦抵齊如 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杜】傳也 謁【杜】告也 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杜】從陳還 是夜也。【林】戌還之夜 趙孟、及子晳、

[杜]黑肱最後至盟。以齊言。[杜]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楚卿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林]諸國各以藩籬為軍不築營壘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林]晉處北楚處南伯夙[杜]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杜]言楚有襲晉之氣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此是矣若盟時衷甲則此語為非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州犁之言最義易透此真忠於楚者其亦有故國之情乎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以子木之賢而爲此言所謂入至死則反常也大宰〔杜〕伯州犂退。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
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杜〕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
及三。〔林〕志言信其數三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
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杜〕盡也斃〔杜〕踣也其死。禧按宜作七字
句言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以盡斃其所死之人見楚不能害晉意舊解似未順若合諸侯之
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杜〕死也非子之患也。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
因宋以守病。〔杜〕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不切事勢與左還入宋語不同則夫能致

欲與宋致欲雖倍楚可也（杜 宋爲地主致欲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林 言不幸而欲）曰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杜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故假公命）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杜 私屬二國故）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據此義可謂義以行權有利國家專之可也叔孫宜受聖人之與而去其族此所未解即公真有命且無害況季氏之所托乎）晉楚爭先（杜 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且晉楚狎杜更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杜語辭非歸其尸盟也杜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善說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林諸侯爲盟小國固必有尸盟主辨具者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杜蓋孔子追正之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一坐所尊○禧按宋何以敢客晉大夫而子木亦不怒耶晉既讓楚先歃故宋又以享位尊晉以平其情而子木得一不復求二也○臧紇為客齒明矣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杜宋城門之外杜前盟諸

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杜】文襄靈成景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至此子木宜大醒悟衷甲之舉不亦多乎。魏禧曰子木亦以與叔向言不能對而憎之故發是論耳晉荀盈遂如楚涖盟。【杜】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杜】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杜】印段公孫段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

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杜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側里反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杜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杜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杜】言必效也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林】年豐熟也者夫子之謂叅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杜】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杜】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奇語向戌固張說呂夷簡之流耳安得與子産叔向同稱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也夫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禧按弭兵之後晉楚終世未嘗搆兵而中國相侵伐者至定哀間始有之蓋亦幾五十年矣然則向戌之功安可誣與削而投之杜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杜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賴有此耳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杜子罕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魏禧曰叔向守信固是然衷甲則卒然劫我于壇坫之上雖欲左還入宋宋雖欲救助我亦無及矣向微州犂之諫趙孟叔向必危損威辱國與單使守節致死者不同吾謂為趙孟者當召戍而語之轉使其責楚楚知吾知其謀又失義於諸侯計必沮而向戍以首事之人持之必力護晉必周也觀弦高犒秦事亦可見○任安世問曰子木言事利而已焉用有信楚人詐悍久矣使楚以向戍之告謂晉知其謀必以我不敢圖之而不設備盟而劫之奈何若晉恃向戍向

戌恃與子木善利之所在保無有商鞅之虜公子卬者乎且子木本謀原是不顧向戌而可恃耶然則雖使戌以趙武之言告楚及盟時仍當為備以武士供執事使令若鴻門之宴沛公得樊噲以脫難而後可乎曰子之慮周矣然古人知彼知己有智足以料氣足以奪而不必多為之備者此意又須進一格否則郭令公單騎見虜光武輕騎按行銅馬營陣又豈敢耶○戌老於世事往反晉楚以成言可謂數矣而不先定主盟之人何其疎也晉之能讓幸矣晉楚交爭

奈何戌爲置二器于庭使二國率其從諸侯各于其方歃之既而交相歃若曰先齊其内而後和其外也亦所謂禮以義起與吳正名問曰然則宋從何歃曰宋爲主合諸侯之好不與歃可也或使二大夫焉各從晉楚之屬曰二人從其一必正卿矣則正卿重奈何曰有嫌焉避正卿皆亞卿從可也○子罕削而投之極是有見解力量人然其說甚偏當時若兵久矣暫得休息亦是大幸如子罕說則武王之櫜弓矢放牛馬亦非矣且彼只言不相侵伐未嘗言銷兵毀甲

也若戌以此難子罕則子罕無辭以對而削之爲無名矣子罕但當言兵未必可弭勞民費財而已專其利則善耳且兵弭而賞則兵動而誅誰任其咎傳曰與于青之賞者必與于青之罰也○此篇敘次事情言語逶邐點綴閒雅如畫結處有輕烟抹樹之致魏世儼曰子罕直斥請賞之非并沒其弭兵之功而罪之君與之邑而遽削之豈人所克堪乃戌之言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尤人所難能矣

慶封殺崔氏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杜】偏喪曰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杜】無父曰孤蓋東郭姜以先夫之子自隨曰棠無咎【杜】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杜】杼既取妻遂以姜弟及前夫之子為家相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杜】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必從公道上說大恐害夫子【杜】崔杼敢以告【林】崔慶同功一體故敢以此為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杜】慶封屬大夫盧蒲嫳曰彼君之仇

也夫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杜】君謂莊公崔杼所弒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强大之家一遭內亂便有此光景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杜】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杜】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林】是崔成崔彊何故敢如此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可知國人久怨崔氏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亦快其妻縊

嬖復命於崔子。（善戲謔兮）且御而歸之。（【杜】嬖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辟即避不必作闢解陳太子及司馬妻俱逃墓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全爲此一著○彭士望曰傳似作不了語令人想味）

魏禧曰此天假手以報崔氏不然何滅之易也觀季武子廢長立庶賴閔子馬正言導之公鉏安富悼子安位父子兄弟皆全今成彊不能忍致殺身滅宗此可爲父母而有偏愛者之戒又可爲處異兄弟而爭競者之戒人亦何爲偏私爭競徒自害而快仇讎之心耶○季氏以閔子馬而全崔氏以慶封而滅賢人

之利小人之害如此人可不慎所與哉然慶封奔而家滅亂人者終自亂處人骨肉之間其爲閔子馬毋爲慶封可矣詳崔成論

魏世儆曰慶封謂崔慶一也因人家難遂覆其宗此昌黎所謂指天日誓生死真若可信一旦臨利害反顏若不相識擠之又下石焉者嗚呼小人之黨故如此哉

彭家屏曰齊崔杼之弒君也及其身而覆宗晉欒書之弒君也至欒盈而滅族近則於其身遠則於其子

孫從來亂臣賊子鮮有克免者

子產知蔡侯不終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杜〕廷往也○于況反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林〕是不敬乃出其中心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以為二字妙頭主意傲惰竟爾認賊作子久土成龍矣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杜〕通太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林〕凡人之所為如此者禍亂常起於父子之間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安祿山朱溫偏是接踵於世唐明皇所謂幸而免者

魏世儼曰淫亂之人如陳靈齊莊則見弒於其臣蔡侯弒於其子即不傲惰亦不免天理滅絕之誅矣

彭家屏曰敬德之輿也能敬則心常收收則事無過舉不敬則心常放放則無所不爲淫亦放之一節也

蔡侯之不終其精神意氣之閒先有以傳之矣

子產不爲壇

孟孝伯林仲孫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

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若晉人則聽其辭而謝之矣）

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杜〕復上六爻辭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杜〕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棄其本（〔杜〕不修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杜〕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杜〕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杜〕幾近也）未能恤諸侯也（〔杜〕言失道

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奴〔杜〕鳥尾曰帑在楚之分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杜〕掌次舍者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魏禧曰世人儘有好大誇能昭不美以示人者如禮至銘鼎之類○子產不爲壇便不甘役服大國隱然有卧薪嘗膽之意

慶封奔吳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杜]封之子政[杜]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杜]寶物妻妾也遷于盧蒲嫳普結反氏[杜]移居嫳家易內而飲酒數日[杜]封與嫳交易其內人而飲酒數日不已國遷朝焉[杜]就於盧蒲家朝見封使諸亡人[杜]辟崔氏難出奔者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林]能捕執得盜賊以賊告而反其身使以功贖已罪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林]即慶舍癸臣事之有寵妻之[杜]子之以其女妻癸〇禧按語云不入虎穴安得虎子此入虎穴最深處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杜]言舍欲妻已〇易內而飲是大奇事宗不余辟是絕奇語然癸猶可念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

取、所、求、三字摸稜得妙可作兩解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杜】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讐使執寢戈而先後之。【杜】寢戈親近兵仗公膳日雙雞。【杜】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杜】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杜】皆惠公孫怒。所謂乾餱失德慶封告盧蒲嫳。【杜】以二子怒告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杜】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彭士望曰平仲必漏言有盟可也。子家【杜】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人必誠信然後可以服小人處

亂世告北郭子車。[杜]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杜]子車名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杜]文子子無宇曰。禍將作。吾其何得。禍作而問何得吾所不解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杜]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凌稚隆曰崔杼為無君之言文子既興知之齊將有寇文于又逆知之乃不能匡君關失陰折姦究之萌而徙低徊竊語坐觀其釁國家留何恃於有若人哉彼其徇十乘之馬守百車之木特蹡蹡自好者流爾文子曰。可慎守也已。[杜]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非徒示之也蓋所以使其不疑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名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林]為卜無宇母病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杜]無宇泣乃使歸慶嗣[杜]慶封之族聞之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杜]封子速歸禍作必於嘗[杜]秋祭歸猶

可及也子家弗聽所謂天奪其魄亦無悛志子息[杜]慶嗣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杜]戕害其舟梓發壞其橋梁不欲封得救難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

吳正名曰癸之殺舍姜本不與知乃特身厠入以與殺父之事視其父若路人之有深怨積仇惟恐人殺之不力而操戈以助之者何哉吾故曰雍姬殺夫而不能去棄疾之罪人也盧蒲姜雍姬之罪人也夫無父子之恩者安有夫婦之義癸殺舍以報君即當殺姜以報舍上除不忠下除不秀而已亦可以解其不避宗之罪雖然癸賤臣也何足以知此

癸告之穆文熙曰夫但可不告婦但可不知而已姜曰夫子[杜]謂舍

愎。愎人不可不知此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此告與示兆同一作用。或姜故設為此告而冀發之悟耶。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杜至公所麻嬰為尸。杜祭尸慶奊為上獻。杜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如此散蕩無備。吾不知慶氏以甲環公宮何為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林二家養馬人為優俳之戲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東。杜絆之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杜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杜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林介。因也。慶氏之士釋甲而觀優。故四族因着其甲子尾抽、桷、擊扉三。杜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盧蒲癸

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君弑四年而癸何義不共戴天崔氏已滅猶委曲以殺其黨可謂忠烈之士惜乎其出于莊公之嬖倖哉)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杜】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林】俎壺皆祭器)遂殺慶繩(【杜】即隻也户結反)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林】稅祭服往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杜】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杜】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杜】光鑑形也)展莊叔(【杜】魯大夫)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林】竭民力而為車人必困瘁竭人以奉己宜其滅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

祭[杜]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杜]樂師誦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杜]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古侯反餘[杜]吳子夷昧予之朱方[杜]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定論天其殃之也至言然人當富貴只信天意私厚殃不想到此將防患處禍心腸一毫不打點故其殃愈速而不可救其將聚而殲旃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杜]爲昭四年殺慶封傳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

補按子文晏子所見皆如此一時賢人如伯張免餘之徒盡然蓋處亂世之至計

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杜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彭士望曰無故有邶殿之實則晏子平日隱忍宣力可知其立崔氏門外數語不惟釋崔黨之疑正自藏身有無窮妙用在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足欲二字甚可玩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痛言喚醒世人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妙解喚醒世人恐失富也至理卻說得曲折而透暢與楚子文逃死語各有曲直煩簡之妙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杜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杜猶放也嫚謂之幅

穆文熙曰慶封之惡皆盧蒲嫳助成之嫳逐而盧何以得放焉爲無刑矣

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林]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杜]放也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杜]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杜]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杜]更殯之於路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杜]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氏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杜]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魏世儼曰崔滅於慶慶亡於盧蒲癸王何非莫逆之友即寵幸之臣然天道不惱小人之性未有不反噬亦未有不禍及其身者吁可鑒也

公冶致邑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杜】康王子熊麇也即位王子圍【杜】康王弟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杜】言楚君弱令尹彊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弒郟敖張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杜】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杜】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杜】謂書上加印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杜】致季氏使命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杜】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

曰。吾可以入乎。杜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杜以卿服元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何為至此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杜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林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禧按公冶守信類衛子鮮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杜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林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

魏世儼曰晉昭侯封桓叔師服知其必替康王立郟

敎而使圍爲令尹子羽知其不昌爲人君者不可不審也

伊侃曰發其貪詐而不能正其罪傷國體矣

閽弒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林]吳刖越俘之使以爲閽人 彭士望曰怨家刑人狎此

戒二

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魏世儼曰置戎首於卧榻之旁未有不速禍者推赤心以待人如光武之按行銅馬營郭子儀之單騎退虜豈易易者故來歙費禕禍皆不旋踵也則俘人以守舟驕忽尤足戒

鄭宋賑饑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林】即罕虎也代父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戸一鍾妙【杜】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林】鄭近於善人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妙【林】貸而不書於策施而不以爲德也爲大夫之無者貸【林】子罕爲宋大夫之無粟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林】子皮宋之樂【林】子罕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

焉其以宋升降乎。

魏禧曰觀子皮子罕之賑貸家亦富矣何以賢也古者大夫有采邑之入賜賚之渥非後世宦資狼藉者所得口實○世儆問曰罕樂貸粟與陳氏厚施將無同乎曰陳氏無故爲之立意爲之志在專國政也罕樂有故爲之偶一爲之志在體國恤民而已此公私之異也

晉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杜】平公之母杞女 故治杞。【杜】理其地修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杜】衛大叔儀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杜】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林】孔甚也云猶旋旋歸之 晉不鄰。其誰云之。齊高子容。【杜】高止 與宋司徒。【杜】華定 見知伯。【杜】荀盈 女齊。【杜】司

馬侯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杜］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穆文熙曰專侈皆足以致禍而專則其勢賊人故人實斃之其禍又甚于侈可不戒哉將及矣名言［杜］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十二年華定出奔陳傳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杜］子尾子雅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杜］實放書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林］好掠人之善自為已功○病尤在此三字有為之人直知此且專故難及之

女叔齊治杞田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名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杜 使魯歸所侵杞田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杜 不尚叔侯之取貨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杜 八國皆晉所滅 皆姬姓也。晉是以太。若非侵小。將何所取。魯侵杞田使盡歸之亦不爲過然平公特之爲母故非伯討也故叔侯正言以折之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

夏餘也。而即東夷。杜 行夷禮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杜 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善於議論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魏世儼曰不治杞田則無以洩悼夫人之忿盡歸杞田又恐失魯失魯則恐諸侯解體女叔齊所以為得宜也舉晉先君所滅國而不及近事不觸忌諱足徵

立言之妙

季札歷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彭士望曰：初交便說不得死，古人畧無忌諱如此）。好善而不能擇人（如此亦不得死可懼）。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與士庶不同）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杜：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杜：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杜：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杜：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杜】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曰【杜】黍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杜】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杜】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杜】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杜】當作儉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林】此晉詩也而謂之唐本唐叔虞始封之地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杜】以其微也

爲之歌小雅。【杜】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

曰。美哉。思而不貳。【杜】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

怨而不言。【林】怨商紂之政能忍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林】衰小也此周德尚小之時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杜）滯也 行而不流五聲（杜）宮商角徵羽 和八風（杜）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杜）頌有殷魯故曰盛德所同 見舞象箾朔南籥者（杜）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 曰美哉猶有憾（杜）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 見舞大武者（杜）武王樂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杜）殷湯樂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杜）禹樂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簫者（杜）舜樂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杜〕餘祭嗣立故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士望曰與人一面輒效忠告然非君子不可施也
無邑無政乃免於難見大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獲所歸難未歇也知微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賢
是以免於欒〔林〕子雅高〔林〕子尾之難〔杜〕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上望曰爽氣素心遂為古今佳話與之縞〔杜〕繒也帶子產獻紵
衣焉〔杜〕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
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

將敗。穆文熙曰子產爲政裁抑公族諸其衣冠正其田疇義乃本此適衞說蘧瑗。[杜]伯玉史狗。[杜]史朝之子文子史鰌。秋[杜]史魚也公子荆。[林]字南楚公叔發。[杜]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衞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林]聞孫文子奏樂擊鐘之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辯[杜]猶爭也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杜]衞獻公卒未葬禮爲舊君有服○止望曰不必謀面竟以危辭規之只是胸中欲與人爲善服中看不得非禮故耳遂去之。[杜]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亦賢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士望曰看他流連款篤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林晉君汰侈而多自賢其臣大夫皆富。政將在家。杜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魏禧曰季札所至則必知其國之治亂必交其國之君子與人言必中其得失而愼其利害豈徒以知樂爲賢哉此千古游客之師漢郭有道其流亞與

彭士望曰弔古評今儼然月旦爲物望所歸是開三吳風聲第一人○又曰無不先識之豪傑札固以識著而風流文采照耀古今吾意中極愛此等人物

可鑒

子產論駟良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林】言禍亂方興災生未可必 駟【杜】子哲 良【杜】伯有 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乎。可知也。【林】大臣不和為國之憂如此 叔向曰。不既和矣乎。【林】前年大夫已與兩家為和盟於伯有氏 對曰。伯有侈而愎。彼力反【杜】狠也。子哲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林】大臣之爭只在此三句 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林】朝廷之爭以偽和而益潰 惡至無日矣。【杜】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趙孟謝絳縣老人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杜]衆也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杜]以無子息故自受役有與疑年。使之年。食必序齒為坐次有與其年老相似者故使之自言其年舊註未是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此老亦是六月被羊裘十分費弄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凌稚隆曰老人自始生至今凡得甲子四百四十五季末也凡甲子一周六十日其末甲子至今日癸未止二十日故云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仲叔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杜]在文十一年是歲也。[林]兼言此年事狄伐魯。叔孫莊叔。於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杜]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凌稚隆曰自乙巳迄今年戊午首末七十四年而曰七十三者蓋計其餘數而言滿七十三年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林]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爲首以六爲身下亥字上二畫豎置身傍始身當爲形字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也蓋以二首爲二萬六身爲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凌稚隆曰史官趙名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爲首以六爲身下猶置也如往也除下亥上二畫往置身傍二畫爲二萬二六爲六千六百六旬此是老人初生至今之日數也因亥畫似算法故假之以爲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算法之義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文伯士弱之子○凌稚隆曰凡一甲子

爲六十日總之合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末之甲子止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杜]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真宰相○彭士望曰七十三年於世事其與有幾世俗較量鮮不心慢而文子謝過殷勤淋漓愛重一片虛心至誠使千載抱負人讀之心次溺出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杜]用也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杜]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杜]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林]以絳縣輿尉之官役使孤老而廢其職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杜]薄也。善于覘國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杜]士文伯

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杜）傳言晉所以彊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魏禧曰古之士大夫未有不博學通古今者金哀宗曰今之進士問以唐書尚不能對噫近世士大夫豈獨不知唐書哉嘗有貴登三事而歷代國號世次不能舉似者吾以爲其害皆自八股而益甚也

魏世儼曰趙孟謝過且使鄰國加敬文過者自以爲智真大愚大惑之人矣

澶淵之會

或叫於宋大廟。災起【杜】叫呼也曰。譆譆。許其反出出。【杜】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鳥鳴於亳社【杜】殷社如曰譆譆【杜】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茂【杜】女師也。【林】伯姬待姆而後下堂故為火所焚而死○穀梁傳云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君子謂宋共姬彭士望曰與晉申生同諡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杜】從宜也。【杜】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凌稚隆曰易云恒其德貞婦人吉貞也者婦女一也伯姬貞德守死不違公羊謂其婦道盡矣而左氏譏其不婦豈異於女乎過矣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

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林]寵謂族也族、與名皆棄不書、詩曰。古人每有此引詩書不通處然文甚可誦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杜]傳云既無所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所貶也戌爲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杜]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杜】澶淵會還

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杜】苟且 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至理【杜】蓋年四十七八 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林】使季武子早與韓宣子樹交道之善 君子也。【杜】言韓起有君子之德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杜】使韓子早爲魯備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如此可謂識時務得先著 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杜】如

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杜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魏禧曰伯姬可謂難之又難史更精義○伯姬賢者之過似宋代道學左氏女而不婦四字簡而括正而通然則為女之義雖當災不姆而火可矣

鄭殺伯有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奇〔杜〕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林〕家臣來朝者已至，而飲酒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杜〕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杜〕布路，分散既而朝，〔杜〕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杜〕鄭地醒而後知之。妙遂奔許。大夫聚謀，〔林〕鄭大夫聚謀所以處駟良之道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禧按：子皮語止此，其意亦惡伯有，而未明言，與子產意畧同。罕、〔杜〕子皮駟、〔杜〕子晳豐〔杜〕公孫段同生。〔杜〕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汏侈，故

不免。〔杜〕伯有孤特又汏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林〕時人或告子產當就子晳之直助三家之彊以共攻伯有子產曰。豈為我徒。〔杜〕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林〕國家之有禍難誰能預知其所終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杜〕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杜〕欲以無所附著為所○彭士望曰此乃公正莫作兩端觀望看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杜〕不與於國謀○即上大夫聚謀之謀而遂行。印段從之。魏世傚曰段毅然從子產行開東漢諸君子之風子皮止之。眾曰。人〔林〕謂子產不我順。何止焉。〔林〕言子產不順駟氏又何必止而留之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古之出奔以同地為罪故二子

之入亦其日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杜】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杜】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林】即羽頡子羽之孫也為馬師之官介【林】甲也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杜】子西之子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杜】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杜】兄弟恩等要當助順伯有固侈然以世行使子晳未為大過以此致亂但當論恩耳故子產不失兄弟之禮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杜】子產於兄弟每多恩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杜】鄭地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杜〕懼禍并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杜〕帶駟。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杜〕游吉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斷○張洽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咎黑專攻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所爲有喪亡之道，既亡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由正名以討罪之辭也。於子蟜之卒也，敘法〔杜〕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杜〕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杜〕揮以莠喻伯有，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

杜奎婁也降婁中而旦。杜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杜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林歲星不再及此降婁之次伯有必先亡也及其亡也歲在娵子須反訾兹之口。杜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元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歲星停在元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

僕展杜鄭大夫伯有黨從伯有。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杜晉縣大夫雞澤之會杜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淺踈以宋之盟故。不可。杜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杜子罕之子爲馬師。杜代羽頡

魏世傚曰晏嬰俟崔氏啟門入哭三踊而出子產斂

伯有氏之炊者殯之其不避禍之心畧同而卒免於難世人於親厚至患難而去之自以爲明哲保身而身不保名亦不附者真枉作小人也

彭家屏曰古者賔主百拜而酒三行故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爲其有節也後世過焉沉湎而不知返而酒禍作矣子反鄢陵之役伯有壑谷之飲皆其明驗也大禹疏儀狄武王作酒誥良有以哉

子皮授子產政

鄭子皮授子產政國之正卿未衰而授人政者楚子文晉范武子鄭子皮而已○孔之遠曰人有才知識力高於我者但羅之左右使為輔佐尚有濟事不得處不知其人身當國軸操縱由之也故子皮自知不及子產必委政以授之且曰虎帥以聽反將已身做一幫輔之人此等處不特見大臣休容之德其識力自是不可及又云如適晉用幣在子皮嘗日不免益見授政不可已處辭曰國小而偪杜偪近大國族大寵多八字說盡鄭國情事未為政而慮及此便見胸中經畫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子皮名帥以聽誰敢犯子彭士望云辭讓人卻極擔當所以為妙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受之不辭有事杜欲使之伯石杜公孫段賂與之邑楚子文使子玉為令尹曰以靖國也范武子讓卻克

為政曰使遲其欲諸葛武侯不禁法孝直得行其意皆此道也○妙在先事而賂若王猛于鄧羌畢竟輸一著然猛應急救敗不惜體面處又當如此○謝文靖云有事伯石必此一事少他不得故立一名目以賂之

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為相者不可不知此人但知子產持正守義豈知其合弘忍垢如此哉然在王茂弘為之又得一失一矣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二語足醫千古大臣忌才妒功膏肓之病何愛於邑邑將焉往二語足醫千古人君吝官惜賞之膏肓之病張子房勸高帝捐千里之地以王信越韓魏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識得此意

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若吳起申不害商鞅又是一種作用此中時勢不同
各人學術不同學者須細參之〇待其所歸四守深隱
員妙經推具足又妙下一姑守熟見子產緊手狠手在
至寬至緩處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觀其辭卿則知卒與之妙〇禮云卒與之
則略邑之舉遂成作畧若因其辭邑而輒奪之則前略為可善矣伯有既歿使大史命
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
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惡其為人使次已位
妙妙既示尊寵以安其心又勢近地迫其舉動皆得知而牽制之然此等須度我力能制彼乃可否則引盜入
室抱虎而寢我未制彼而先為彼所制矣又不若推而遠之使不得以間我也子產使都鄙有
章杜國都及邊鄙而各有分部上下有服杜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此即保甲之意○士望云春秋列卿善政每從田廬做起是踏實地學問）大人。（[杜]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先著）泰侈者。因而斃之。（後著○從字妙以我從彼先施而納交則善者固因字尤妙因彼之釁乘機而不勞則惡者推）豐卷將祭。請田焉。（[林]請田獵以供祭）弗許。（豐卷是次等強家比伯石不得正好立威者又在政行人與之後恰值此事理直名正子產便放手做開矣）曰。唯君用鮮。（[杜]野獸）衆給而已。（[杜]衆臣祭以芻豢爲足）子張怒。退而徵役。（[杜]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杜]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杜]田里所收入○請田里不獨親親之義亦所以安強家之心○禧按豐卷徵役子產之力豈不足相攻哉同列稱兵亂國之大者子產禁之不暇而肯身爲之乎子產與豐

卷相攻助子產者必衆子產而奔助子產者尤衆故出奔以張豈卷之罪而激衆人之義且子皮之前言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于產豈輕於去國者哉不然身爲正卿國所賴以安危而遠以一人之怨棄國亡家其愚踝亦甚矣至於請田里反所入義類甚明○子產奔晉此等事輕學不得若非情有子皮則恐如陳餘之解印綬弄假成真悔無及矣○宋蕩澤之亂華元自奔幾於不反其魚石五人出舍雎上不從華元之止項刻而決澀閑門矣合子產事觀之便知事機作用所在

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曰衆怒難犯從政一年輿人欲殺而終不能爲子產患者姑先安大得力處多也大安彼與人何能爲故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剛柔强忍然有次第在○又須知凡爲

政者必順民情而立法有不便於豪彊或不便於十中一二人此等人即騰蜚語要於大衆之民心無干也為政者不可為其所戚然又不可如商鞅用一切之法王荊公謂人言不足畏蘇東坡云不從衆多之口而從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最是妙論○此與人如今一二無積秀才出無頭帖稱兩學公約者名假與人却口中便露出造謗人本色細看他帳褚衣冠伍田疇只是平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內耳其他樸素馴良之人固多也後三年則并豪侈侵占之人亦服其法之良意之厚矣莫徒作愚民難于慮始易於樂成看過

魏禧曰子產舉動與諸葛武侯如出一轍余嘗謂二公人品治術亦甚相同○子產為國作畧孔明得後一半處多王導純用前一半便已各成功名矣○古人任一官處一事皆先有一定主意其平日學術講

求已詳及任事時全副力量做到底故其志可行其言有效諸葛出草廬之言姚崇入相之對一一如取諸寄皆是此意如子產姑先安大一語亦是做手主意今人當事大之宰相小之守令胸中漫無成竹縱有清忠之心亦只隨事補救安能成功哉欲為救時之相者不可不熟讀此篇

彭家屏曰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國人至欲殺之及為之三年國人又從而頌之明湯紹恩建紹興石閘始事之際怨讟繁興

及闢成民受其利又從而祠之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大都如是也然凡易民俗用民力必確然知其有利無害必成無虞然後斷然持之以要其成功雖嘗衆口而有所不避為其所利賴者永也若好動而慮淺喜事而智疎務整頓則多事更張急功名則大興力作究之事不可行勢必中沮始謀不臧終悔何及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記曰齊其政不易其宜凡負有為之才懷利民之心者又不可不知此義也

立昭公

公作楚宮杜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杜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杜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杜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禧按毀者哀而不哀者立不待乾侯而知魯之衰矣○凌稚隆曰書法子野與子般子赤無異辭或季氏因子野賢忌而圖之而以毀言於朝與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杜齊謚裯昭公名穆叔不欲穆叔

每事最知大體。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杜】子野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二字妙時人以貽公爲知禮正在此】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林】其後二十五年果攻季氏○立稠之權在季氏故穆叔以此言動之其後事適合耳穆叔豈助季氏者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杜】衰服衽衆下也衰三易其衆下復如衰可見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杜】爲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彭家屛曰禮檀弓辟踊有算毀不危身蓋過哀則

滅性危身則無後滅性無後則非子矣先王制禮使不肖者企而及賢者亦必俯而就而不使過節所以立人道之極而防其流也襄公於子野哀毀而卒過也人有至性而未聞先王之道其有合乎若昭公者當大故而有嘉容忘親甚矣與居喪食肉者相去幾何吁是又子野之罪人也

子產毀晉垣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如此舉動奇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杜]舍也高其閈閎[林]閈閎也里門曰閈閎門也衡門謂之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杜]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匃請命[林]士文伯名匃字伯瑕與范宣子士匃同族同名對曰以敝邑褊小介

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烏【杜】塗者以時塓莫力反【杜】塗也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杜】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林〕巡其當否　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彭〕士望曰二語尤秉遠最切要事　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杜〕晉離宮　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杜〕如隸人舍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杜〕猶災也　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杜〕名見之命不可知測　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杜〕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　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林〕受也謂居之　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杜】猶定也其知之矣【杜】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穆文熙曰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者亦恃有文子叔向在耳

魏禧曰詞令典質與他篇員活擒縱者又不同

子產使能

十二月北宮文子（杜：北宮佗）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杜：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杜：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杜：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杜：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凌雅隆曰野郊外邑城內裨諶喜靜而惡囂故能謀事於野而不得謀於邑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衆與之共衆也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如此說有禮妙惟能使乃有禮諸葛公謂掾文武兼資為博雅同一妙語

魏世儼曰此篇曲盡用材之妙諸葛公所謂集衆思廣忠益者子產已先行之矣

子產不毀鄉校

鄭人游於鄉校【杜】鄉之學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稽按此語非然明本意聊以探子產且然明賢者不當作此想而玩其前後語氣亦自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林】早見曰朝暮見曰夕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真宰相語○彭士望曰虛懷實用以爲雅量祇看得一層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真識時務語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

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杜】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魏世儼曰。全無物我之見。惟以治道爲心。如春風駘蕩。萬物豐阜。想見子產當日識量

子產論尹何爲政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杜大夫爲邑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一喻只一句 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警切於三喻中又雜此一喻 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二喻突說 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

楷按三諭錯出情意懇切稠疊不獨法數可喜

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三諭暢說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彭士望曰誰人說得此四字出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士望曰子皮真心踊地服善人令千載下讀之感涕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絕不用一知已感恩語○一語說

盡古今忠臣諫士苦心

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筆法能爲鄭國。杜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魏世儼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如季路之使子羔爲費宰特婉轉出之然子產篤朋友之誼子皮虛心受善千載令人健羨

彭家屏曰開元初姚崇與盧懷慎並入相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論者不多崇之能而多懷慎之能讓能也以爲秦誓所謂寔

能容之不過是也子皮知子產之賢而讓以執政用其善言而自知不足真所謂無他技而能有人之技者矣子產之能為鄭國由子皮之能用之也其度量不有大過人者哉是可以風後世之為宰執者矣

左傳經世鈔卷十五終